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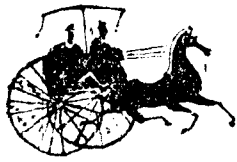
中篇故事传奇

今夜，有暴乱

本社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南昌



目 录

今夜，有暴乱 齐铁雄 (3)

敌人的大暴乱阴谋被发现时，距发难只有一天之遥。援军远隔，空城在即，内奸四伏，外敌不明；我领导人被迫单刀赴会，偏又逢意外变故！……风雷电火，波诡云谲，悲喜惊歌，请看曾震动中外的通化暴乱平叛经过。

假妻 何琼崖 (31)

假假真真，弄假成真，真假皆非，何处是真？一杯苦酒谁酿成！

孤漠惊雷 瞿 鹭 (46)

有谁知，横贯美国西部的铁路下，埋藏了无数华工的尸骨；有谁知，一个身怀绝技的华工英雄曾在这里叱咤风云，抗暴战邪，威震西部各州；又有谁知，著名科学家富兰克林的家中，竟也充满悲惨和传奇……

无名墓地上的血迹 徐万明 (75)

专业户养的乌龟脚鱼一夜之间被盗，无名烈士墓地上鬼影幢幢，循迹捉鬼，怪事接踵而至；峰回路转，其真相却发人深思。

战争的落幕 汪根发 (90)

一场殊死的战斗结束了，侥幸逃生的敌对国的将军和士兵们，又猝然相遇于死亡岛上。是战？是和？还是别的？……

情恨悠悠 王 勇 (110)

飞车队为非作歹，黑社会尔虞我诈，正直和善良只能招致灭顶之灾！正义的复仇之剑高举，却永远斩不断悠悠的恨、缕缕的情。

责任编辑
李晃生
封面设计
彭开天

今夜有暴乱

本社 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16 8印张24万字 印数1—300,000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10·523 定价: 0.80元

ISBN 7—210—00003—8/I·1



齐铁雄

蒋、日、伪合流发动的1946年2月3日通化暴乱事件，震动中外。1946年3月9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平叛消息，新华社3月20日发表短讯《铁血保卫东北与通化暴动》，国、共、美三人小组到通化考察暴乱。陈云、彭真同志亲自听取了暴乱经过及平叛的汇报。作品中敌我双方的主要人物全用真实姓名，其他人物大都有生活原型。

第一回 庆佳节司令员巡街 得敌情新郎官报警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日，正是农历丙戌年的正月初一。坐落在玉皇山下、浑江之滨的通化山

城，一派欢乐的节日景象。

用松枝扎成的大牌坊，巍峨地矗立在闹市中心东昌大街的街道上。牌坊的拱门上插着红、粉、黄、绿各色彩旗，彩旗下面用大块红纸写成横额：“春到山城”。牌坊的两侧张贴着：“喜贺解放首次节”和“欢庆光复第一春”的对联。

街口东南角是本市最大的楼房商店玉丰厚，大橱窗里陈列着商品，二楼平台上挂着几盏宫灯，用木框红纱做成的彩门架在店门口，彩门上镶嵌着用银箔剪成的对联“解放感谢共产党，翻身不忘毛主席”罩住了“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旧条匾。街口西南角的电业局三层小楼是全市最高的建筑物，用铁皮焊框，用红色灯泡组成的“欢庆春节”四个大字耸立在楼顶的女儿墙上，从三楼调度室的阳台上铺天盖地

扯下一条用巨幅红布做成的标语，上面用白粉刷着“通化人民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口号。

中午过后，街上逐渐热闹起来了。一队又一队的高跷，一伙又一伙的地蹦，一对又一对的旱船，从北面的龙泉大街，南面的城内大街，接二连三地汇聚在东昌大街十字路口，看热闹的人多得摩肩接踵，挤得水泄不通。他们身上穿着崭新的衣服，脸上挂着舒心的笑容。

一阵震天的锣鼓声传来，人们转脸望去，只见一支耍大头人的秧歌队从龙泉大街向南扭来。人们潮水般涌了过去，跑在前面的孩子站不住脚，被后面的人流冲倒，又笑着爬起。

这时，从街口西面走过来一队身穿灰棉袄、头戴皮帽子、背着步枪的人民自卫军战士。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青年军官，他身材高大魁伟，浓眉大眼，腰扎宽皮带，皮带上插着一支小手枪。

这位青年军官正是辽东人民自卫军通化支队的司令员刘东元同志。刘东元很快便被不少群众认出来了。

看热闹的群众见这位年轻的军官就是打垮关东军一二五坦克师团的八路军指挥员、通化地区的最高军事统帅，惊喜得窃窃私语，并投来尊敬的目光。

正在群众议论之时，一个身背小马枪的通信兵分开众人钻了进来，站到刘东元面前敬了个军礼，口齿清楚地说道：“报告司令员，茹参谋长叫我请你立即回司令部。”

辽东人民自卫军通化支队司令部设在龙泉大街西侧的龙泉旅社里。这是一栋依山而建，面东背西的三层楼房。

二楼东侧头一个大房间是司令部办公室，屋里摆着桌椅，桌上放着军用专线电话和市内公用电话。桌子旁边坐着一个身穿新蓝色长袍的青年人，他有二十五岁左右，新剪的分头新刮的脸，显得整洁干净。此刻，他不安地坐在桌边，不停地用毛巾擦着脸上的汗水。

桌子旁边还站着一位中年人，他穿着灰色军装，腰间插着手枪，正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纸烟，焦急的目光望着墙上的三针电表。

电表告诉他，现在的时间是下午一点三十分。

门开了，刘东元走了进来。

坐在桌边的年轻人腾地站了起来，向刘东元

敬个军礼、惊喜地说道：“司令员，可把你盼回来了。”

刘东元一边摘下头上的皮帽子，一边笑着说：“沈凯同志，你这个新郎官不去陪伴新娘子，找我干什么？喝喜酒啊，还是吃喜糖？”

那个叫沈凯的青年人没有回答刘东元的问题，他不好意思地望了中年人一眼。那个中年人就是司令部的参谋长茹夫一同志，他走到刘东元跟前，低声说道：“沈股长是来报告紧急敌情的。”

刘东元听到这话，心里一愣，眉头一皱，转身问沈凯道：“什么紧急敌情？”

沈凯急切地回答道：“通化的国民党今夜零点要举行武装暴动！”

这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使刘东元大吃一惊，两道浓眉拧在了一起，半晌没有说出话来。但是，他毕竟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在紧急情况下能克制住自己的冲动，他拿过一个大茶缸，默默地走到桌边，拔下暖水瓶的软木塞子，倒出热水，转身走到沈凯的面前，口气平静地说道：“你别着急，喝口水，慢慢说。”

沈凯接过大茶缸，喝了一口水，用袖头抹了一下嘴角的水渍，然后从怀里掏出个白布红字的臂章。

话得从头说起。

沈凯家住在柳河县的大通沟，他十五岁那年流浪到通化，在公益涌油坊打短工。这家油坊的女掌柜叫沈淑珍，是个四十多岁的寡妇，她见沈凯孤身一人，有利可图，便认沈凯为一家子，让沈凯管她叫三姑。她虽然一口一个大侄子叫着，但对沈凯始终没有什么优厚待遇，吃的是劳金们的大锅饭，睡的是伙计们的通铺房，干的活是在蒸笼一样的榨油坊里赤身裸体、挥汗如雨地推动着榨油机那沉重的大铁杠。在沈淑珍的眼里，沈凯只是一头不吃草料能低头拉车的小牦牛。

世界上真是无奇不有，老板剥削工人，而她的女儿、王道师院的女洋学生于兰却偏偏爱上了这个八杆子也拨拉不着的穷表哥。沈凯的衣服脏了，她悄悄地拿到大江去洗；沈凯病了，她偷偷做一碗荷包蛋送去。沈淑珍也从伙计们的一言半语中听到一些风声，但她认为自己的女儿是大家闺秀，不会爱上个穷光蛋臭苦力的。沈凯是个有趣的小伙子，他应该明白自己的处境和地位，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的。为了笼络住沈凯，沈淑珍

装聋作哑，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谁知随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感情越来越深。沈淑珍意识到问题严重了，背后劝过女儿几次，小兰不但不听，反而明确表示她要嫁给沈凯表哥。这可使沈淑珍大为恼火了，决心找碴惩治一下他们。可巧那年夏天浑江涨大水淹没了江桥，沈凯惦念着在江南读书的于兰放学回家有危险，就滴水到桥南去迎接。在回来的时候，于兰被桥下的激流漩涡晃花了眼，摇摇晃晃，一步登空，便从桥上掉了下去。搀扶着她的沈凯也被她拽进大江里。幸亏沈凯水性好，把喝了两口水的于兰拖上岸来。沈淑珍不但不感谢沈凯的救女之恩，反而以怨报德，硬说沈凯故弄玄虚，欺娘霸女，把沈凯赶出了公益涌，还赖掉了两年的劳金钱。于兰惊吓呛水，得了一场大病，被母亲远送新京日本人开的私人医院治疗，病好后被强迫留在新京女子师范读书。一对美好的情侣就这样被活活拆散了。

沈凯离开公益涌就被日本人抓了劳工，押送到西安下煤窑。他在煤矿参加了共产党，结队逃出虎口，参加了抗联。“八·一五”光复前他们的部队开到通化，他担任了支队司令部后勤部军械股的股长。

苏联红军来了，日本鬼子投降了，新京一片混乱，于兰的书也念不下去了，她回到通化，参加了妇女会，见到了沈凯。那根被人剪断的红绳又结在了一起。出沈凯意外的是，沈淑珍不但不阻拦他们的婚事，反而拿出体己钱给于兰置办嫁妆，给沈凯做新衣新帽，并极力主张让他们早日完婚。可是年前通化的大部队开进深山剿匪作战，后勤部军械股工作很忙，沈凯一直没有功夫来处理个人的生活问题。直到腊月底，沈淑珍催得紧了，沈凯才向司令部政工处打了报告，政工处派员调查了解，知道沈凯和于兰是感情真诚。虽然沈淑珍是个小资本家，但尚未发现什么政治问题，况且支持女儿的婚事，也算是开明人士。于是便批准了沈凯的申请，好日子就定在腊月三十，部队放假三天，又成婚又过年，真是双喜临门哪！

度过新婚之夜，沈凯才明白，这桩婚事竟是一个罪恶的陷阱……

第二回 丈母娘摆设脂粉阵 东床婿巧使韬晦计

一阵震耳聋欲的鞭炮声把沈凯和于兰从甜蜜

的梦乡惊醒。今天是正月初一，新的一年到来了！他们崭新的生活也开始了。于兰穿好衣服，叠好被褥，下炕梳洗，把沈凯用弹壳做的自来水钢笔插在衣襟内，拉起沈凯就去给母亲拜年。

沈淑珍住在对面东厢房南屋，屋里南面墙上挂着家谱，家谱上写着于氏家族列祖列宗的名字。家谱上眉贴着“慎宗追源”一类的红对条、绿挂钱。家谱下面的八仙桌上摆着供品：四碟菜、两杯酒、两双筷子、一匣香。沈淑珍点燃香柱，插进家谱下的香炉里，便虔诚地俯地叩头。

于兰推开房门，说：“妈，我们给你老拜年了。”

沈凯进屋搀扶起沈淑珍，亲昵地说：“三姑请坐炕沿上。”

沈淑珍笑着，顺从地坐在炕沿边，反问道：“小凯呀，你叫我什么？”

于兰拽了拽沈凯的衣襟，低声说道：“还不快改嘴，应该叫妈妈了。”

沈凯醒过腔来，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脑袋，笑了一声，然后幽默地说：“岳母大人在上，请受小婿一拜。”说罢，一揖到地，就势跪下，磕了三个响头。

沈淑珍乐得直拍大腿，说道：“挺大个子，哪好这么多的，快站起来吧。”

沈凯站起身来，用手拍打一下膝盖上的尘土，便站在门旁。

于兰向母亲施礼拜年。

沈淑珍从八仙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红纸包送给沈凯：“给，快拿着。”

沈凯迟疑地接过纸包，迷惑不解地看了沈淑珍一眼，便打开纸包。

纸包里是两叠厚厚的绵羊票，至少也有两千元，两千元可以兑换二十两黄金，够他们吃喝一辈子，沈凯觉得岳母赏钱过多，事有蹊跷，便惊疑地望着沈淑珍。

沈淑珍笑了笑，说：“愣什么，这叫压岁钱也行，叫改嘴钱也中，反正是当妈的一点心意，别嫌少，快揣起来。”

沈凯实在不敢收这么多的钱，便把纸包放在八仙桌上，推辞道：“给我们张罗结婚、打家具，做衣服、买被褥，全是妈妈花的钱，已经够破费了，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如今我们成家立业，不能再依靠老人来生活，兰妹准备去小学教书，我在队伍上吃穿不花钱，零用有津贴，实

在用不着钱。老人家的心意我领了，钱是不能要的，请母亲收回。”

沈淑珍听罢沈凯这番话，脸上敛去了笑容，正色说道：“小凯呀，以前我是你三姑，今后我是你岳母，咱们结的这叫姑舅亲哪！俗话说：‘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亲上加亲，两姓变成了一家人，一家人就不能说出两家话，这赏钱不收可就外道了。再话，亲侄做爱婿，一婿顶半子，哪有不收之理呀！”

沈淑珍说着，从八仙桌拿起钱包往沈凯怀里塞去。

沈凯手捧着钱包，左右为难，于兰伸手接过钱包，爽快地说：“妈妈给咱的，咱先收下吧。”

沈淑珍笑着说：“办事痛快！这才象我的闺女。主子，你告诉大师傅，鸣鞭放炮过新年，炒菜烫酒下饺子。给我在这屋里放一桌，咱娘仨吃一顿团圆饭。”

“噢。”于兰清脆地答应着，把纸包放在八仙桌上，就出门去了。

娘仨吃过早饭，于兰往下拾掇桌子，沈凯要出去拜年，沈淑珍却说：“你晚走一步，我有要紧的话对你说。”

沈淑珍见于兰端着碟碗走出去，便跳下炕沿，走到门前，向门外张望了一下，然后关上了房门。

沈凯见岳母的举动有些反常，心里纳闷，眼里流露出惊疑的光芒。

沈淑珍上炕盘腿打坐，拿过长杆烟袋，拧上一锅烟末，在炭火盆里点着，衔在嘴里，闭上眼睛，巴答巴答地吸了起来。

窗外传来了爆竹似的鞭炮声。

沈凯望着沈淑珍喷吐出来的一层层烟雾，有些迷惑不解了，便开口说道：“妈，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

沈淑珍慢慢睁开眼睛，口气冷冷地问道：“你们军械股修械所里有枪吗？”

沈凯听到这话，心里一震，脑海里闪出一个巨大的问号，她是个平民妇道人家，问枪干什么！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他思索一下，便故意说道：“没，没有枪……”

“哈哈……”沈淑珍发出一串冷笑，这笑声象黑夜里猫头鹰的叫声一样，使沈凯毛骨悚然，浑身起鸡皮疙瘩。“傻小子，在老娘面前还想要溜头！实话告诉你，你们修械所有从关东军那儿

缴获来的三八大盖八百条，存放在三号仓库里。”

沈凯见沈淑珍说得一清二楚，知道事情严重，追问一句：“你是怎么知道的？”

沈淑珍自鸣得意地说道：“我们有内线。你是军械股长，能把枪弄出来给我们使一使，怎么样？”

通化刚刚解放，社会成份相当复杂，有投降的日本军人，有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还有土匪、汉奸和地密流氓，敌情严重，现在沈淑珍提出要枪，给他们使一使，“他们”是些什么人？要枪干什么？他们若是敌特，要枪想搞暴动，那么这场婚事，那包赏钱都是有目的、有背景的，但他不希望自己的丈母娘滑进罪恶的深渊之中去，于是便劝说道：“妈，现在日本鬼子投降了，满洲国倒台了，人民翻身做主了，你不能再冒险去干傻事了。”

沈淑珍轻蔑地冷笑一声，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究竟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这一宝，我押定了。”

沈凯见岳母执迷不悟，他还是苦口良言地劝说：“妈，听我一句话吧，跟人民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想当年，老岳父当眼线，最后闹个横死，你可不能忘了那血的教训啊！”

沈淑珍的丈夫叫于得水，原是个挑着油葫芦走村串户的卖油郎，康德登基那年，大通沟有个绰号“白龙马”的胡子头在蜈蚣角山上落草。有一天，于得水下屯卖油被白龙马抓上山去，逼他下水当眼线。于得水贪生贪财，见土匪答应给他一笔资财开个油坊作掩护，比成天担葫芦卖油闹气多了。于是答应了白龙马的交换条件。他用不义之财开了公益涌油坊，买卖做得很兴隆。但他不忘自己的特殊使命，在油坊里藏有“溜子”，不到一百天，做了三笔没本的买卖。第一笔，绑架了玉丰厚商店的老财东赵克文，逼迫赵玉丰厚出大洋三千块赎回老父亲。赵克文受惊吓，破了财，又气又恨，回家三天就死了。第二笔是警察署一等巡官刘庆长娶小老婆。送亲的大车走到临江砬子被打伏击，押车的警察和送亲的娘家客都被乱枪打死，新娘子被白龙马给掳去了。第三笔是南江沿有几户人家，他们象钉子一样钉在渡口旁边，观察着过江的来往行人，成了胡子们的眼中钉。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白龙马派人点了一把火，把这几户人家烧得家破人亡，无家可归。这三件事闹得通化市人心慌乱，鸡犬不宁。

有人在酒馆里遇见于得水，好心劝道：“于掌柜也得提防点，公益涌可是大树招风啊！”于得水多喝了点酒，顺口说道：“你老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公益涌永远不会发生意外的。”他酒后失言，没想到听者有心，隔墙有耳。没过三天，于得水被人吊死在家门口的歪脖柳树下，树上贴了一张告示：“白匪眼线如此下场。”落款竟是抗日联军杨靖宇支队。沈淑珍抱尸痛哭一场，发送了丈夫，当上了公益涌的女掌柜。

伤心往事重提，不但没有浇凉沈淑珍的心，反而勾起了她替夫报仇的怒火。她咬牙切齿地说：“共产党害死了我丈夫，还要共我油坊的产，我要报仇，我就是要和共产党拼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怎么样？八百条枪，你给还是不给？”

一切都证实了自己的判断，沈淑珍要枪是搞暴乱，向共产党开火。她利用她女儿和自己的恋爱关系，设下美人计，摆下脂粉阵，自己已经中计入阵了；饭前又以赏压岁钱为名，用重金收买自己做他们的党羽，提供暴乱武器。沈凯想到这里，心里一阵好笑，他笑沈淑珍太迷信女人的媚力和金钱的魔力，不理解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和理想。他决心把敌人的暴动计划摸得更真切些，便假装为难地说：“我，我得想想。”

沈淑珍见沈凯动摇，喜上心头，决心再加把火，便凑到沈凯面前，亲昵地说：“不用你想，我早替你准备好了。你拿出八百条枪就是大功一件，事成之后，我向书记长保举你当个大官。”

沈淑珍无意中又说出个书记长，使沈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要弄个水落石出，便嘻笑着说：“我要是不给枪呢？”

沈淑珍一听这话，立即变色，脸带杀气，眼露凶光，说：“那可就对不起你了。”说着，把手里的长杆烟袋往炕沿上狠狠磕了两下。

哗啦一声，房门被踢开，两个手持短枪的彪形大汉冲进屋来，杀气腾腾地向沈凯逼去。

沈凯临危不惧，紧皱眉头，注视着两个暴徒乌黑的枪口，心里想到：他们有人有枪，召之即来，看来是有严密的组织，有充分的准备了。

这时，于兰从厨房回来见到这种场面，大惊失色。她不理解这种举动，上前用身体护住沈凯，对沈淑珍质问道：“妈，这是怎么回事？”

沈淑珍白了女儿一眼，阴阳怪气地说道：“睡一宿觉就知道疼汉子了？真不要脸！这里没

你的事，你给我滚出去！”

于兰上前拉起沈凯的胳膊，对沈淑珍说道：“要滚我俩一块滚，我们今天就搬家，从此不再登你家门。”说罢，把桌上的纸包摔到炕上，拉着沈凯就往门外走。

“站住！丫头片子胳膊肘往外拐，有了汉子忘了娘。我让你插翅难逃。”沈淑珍对两个大汉说道：“这里没你们的事了，把这个丫头关进她的洞房，好好看守，不准她出来闹事。”

“是。”两个大汉答应着，上前架住于兰，任凭她又哭又闹，做戏打诨，还是把她拖了出去。

沈凯看着自己的爱妻遭此凌辱，心痛欲碎，对沈淑珍一伙充满了仇恨。但他没有凭感情用事，牙咬嘴唇，稳定了一下情绪，一声不响地站在沈淑珍的对面。

沈淑珍以为沈凯被她的淫威震慑服了，说道：“看见了吧，为了大计，我身上的肉都可以割，你只是一块连筋的骨头，我更可以舍了。怎么样？这枪给还是不给？”

沈凯清楚自己的处境是十分孤立艰难，只有佯允他们的要求，才能解脱自己，分出身来向党报警。他打定了主意，眨了眨眼睛，长长叹了一口气，笑着说：“既然岳母这样看重我，我可以效劳。不过，这是件掉脑袋的事，我不能稀里糊涂的叫人当枪使。纵有一死，你也得让我死个明白。”

沈淑珍见沈凯答应，心里高兴，脸上并没有流露出来，仍然用冷峻的目光逼视着，说：“你小子想跟我玩心眼？”

沈凯坦然一笑，诙谐地说：“岳母许我爱女，赏我重金，小婿怎能忘恩负义呢！”

沈淑珍脸上露出了笑容，说：“好，你该知道的，我当然要告诉你。”说罢，她从柜里拿出一个臂章。沈凯接过臂章，只见白布条上印了一行红字：

中国国民党辽宁省通化县党部执行委员会

第三回 吴书记说形势千群义愤 刘司令讲任务兵民备战

刘东元听沈凯将事情经过详细述说一遍，接过那个臂章看了又看，心里非常激动。他伸出双手，按着沈凯的肩头，热情地说：“沈凯同志，你冒着生命危险来报告敌情，使我们掌握应变的主动权，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你是第一

号大功臣，你是一名好党员，我代表人民先谢谢你。”

沈凯见司令员信任自己，激动得腾地站了起来，眼含泪花，深情地轻呼了一声：“司令员！”

站在桌旁的茹夫一被他们这真挚的革命感情染了，他擦了擦湿润的眼睛，看了看墙上的三针电表，说：“司令员，现在是下午两点一刻了，敌人要零点暴乱，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要赶紧采取应变措施呀！”

刘东元思索了一下，问沈凯：“沈淑珍除了给你臂章，告诉你暴乱时间之外，还说了什么？”

“还告诉我联络的口令和送枪的地点。”

刘东元点了点头，说：“敌人的具体阴谋我们还没有全部掌握，有大量的应变工作需要你们尽快准备好，我马上向省委吴书记汇报，建议召开联防会议。你们俩就地待命。”

“是！”茹夫一和沈凯齐声答应。

刘东元把那个臂章揣进衣兜里，从衣架上摘下黑呢大衣和土耳其皮帽子穿戴起来，俨然似个富家子弟。因为我军刚刚解放通化，共产党组织对外处于保密状态。通化地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辽宁省委，省委机关设在龙泉大房北头靠路边的一幢普通的两层小楼内。楼门口墙上挂了一块“通化地区各界建国联合会”的木牌。省委书记吴溉之对内负责党务，兼支队司令部政委，而对外的身份只是建国联合会的会长。所以，刘东元向吴溉之汇报工作也要隐蔽一下自己为好。

龙泉大街上拜年的秧歌队一伙接着一伙，围观的群众无忧无虑喜笑着。刘东元看着这欢乐的景象心里一阵沉重。他绕开秧歌队，把脸藏在大衣领里，加快了脚步。

建国联合会的楼门开了，一个中等身材、穿青布长衫、年龄有五十多岁的长者陪着一个矮胖的绅士走了出来。他们走到路边，绅士抱拳作别：“吴会长请留步。”

这位长者就是省分委书记吴溉之。他自幼生长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四川郫县，父亲是个商人，在重庆有商号，有万贯家私。父亲供他读书，指望他在仕途中飞黄腾达，光宗耀祖；或者学习经济，子承父业，在钻营中牟取暴利，成为富商巨贾。一九二七年初，郫县贫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农民御暴自卫军”，发动了震动

全川的抗粮抗捐大起义，给官僚军阀以沉重的打击，给少年时代的吴溉之以深刻的影响。他立下救国救民的宏愿，毅然背叛家庭，参加了革命，在重庆做地下学运工作，但因叛徒出卖，地下党遭到捕杀，他只好辗转到井冈山，参加了红军。红军长征到延安后，他被派到晋察冀边区政府做群众工作，发动农民搞减租减息，反奸除霸，有高超的领导艺术。日本鬼子投降后，我党决定派出大批干部随军进入东北。吴溉之参加了林枫、张秀山同志率领的干部团，九月二日从延安出发，二十日就到了沈阳。九月二十一日，由彭真、陈云同志领导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沈阳正式成立，任命吴溉之为辽宁省分委书记，到通化开展工作，建立南满革命根据地。吴溉之便以建国联合会会长的身份与通化各界知名人士打交道。刚才这位矮胖的绅士就是通化文艺界的名流、同乐园剧场的李经理，他是来请吴会长晚上去剧场参加春节联欢会的。

吴溉之拱手还礼，向李经理说道：“恕不远送，请走好。”

吴溉之转身迈步正想进楼，一眼瞧见了刘东元走来，便停下脚步。

刘东元见路边有人，便向吴溉之作个揖，说：“吴会长，过年好吧！我给你拜年来了。”

吴溉之见刘东元的穿戴，听他的口气，心里发愣，但脸上依然挂着笑容，象老友重逢地说道：“谢谢，请屋里喝茶。”

吴溉之与刘东元挽着手，推门走进了楼里……

下午三点钟，通化市公安局局长李剑云，通化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姜亚泉和有关干部来到联合会二楼西侧会议室。吴溉之环视一下，见人员到齐，宣布道：“大年初一就把大家请来，是有严重敌情，需要开个紧急会议。”接着刘东元拿出臂章，将沈凯密报的敌情详细说了一遍。

大家听说敌人今夜零点要举行武装暴动，都深感问题严重，时间紧迫，责任重大。刘东元讲完话，大家没有热烈地讨论，都默不作声地思考着对策。一些人看着吴溉之，等候省分委书记的指示，有的人传看着臂章，似乎对暴动的发生将信将疑。

吴溉之站了起来，用他那四川腔说道：“同志们，现在的局势是越来越严重了，一向躲在峨眉山上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已经下山，

他勾结美帝国主义，把手伸得老长，要到东北摘桃了。十二月二十二日，美国军舰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的兵马运进了东北，为了避免与国民党军队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正面冲突，我们东北局、辽东省委、沈阳市委机关干部和部队，已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主动撤离了沈阳。二十八日，党中央指示我们，党在东北的任务，就是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工作的重心是群众工作。上月初，我到抚顺参加了东北局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东北局决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放手发动群众，巩固地建立东满、北满、西满和南满四块根据地。而我们通化是南满的大后方，是我军的根据地，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敌人是非常清楚的，要搞暴动是无疑的，我们不能再对敌人抱有任何幻想。很显然，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搞掉我党我军在南满的根据地。如果我们丢掉了通化，就等于失去了南满，就直接威胁着东满和北满的安全。保卫通化，也就等于保住了东北。所以，今晚这一仗关系重大，我们要丢掉幻想，认真对敌。”

吴溉之的一番话象块巨石投进平静的水面，会议室里空气顿时活跃起来，干部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姜亚泉擦了擦头上的汗，说：“我看国民党是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我们也不必讲客气了，暴动好似虎狼下山，蛇蝎出洞，我们赶紧把进山剿匪的大部队调回来，把这群泛起的沉渣来个彻底扫除。”

“我同意亚泉同志意见，调回大部队，平息叛乱。”李剑云说道。

吴溉之思忖一下，转身问刘东元：“杨靖宇支队现在什么地方？”

刘东元答道：“在八道江。”

姜亚泉一听，摇头道：“远水救不了近火呀！”

“李红光支队呢？”

“在凉水河驼腰岭一线。”

姜亚泉见李红光支队远在二三百里之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对刘东元戏谑地说：“你呀，快成了光杆司令了。”

刘东元也想冲淡一下会议室的紧张气氛，摆脱自己的尴尬处境，一本正经地回击道：“我可不是光杆司令，我家里有一个警卫连，还有参谋

部、后勤部的干部、炮校、航校的师生……”

大家被刘东元的辩解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姜亚泉没有笑，喃喃说道：“兵微将寡，老弱病残，焉能胜此重任。”

吴溉之转过身向李剑云问道：“剑云，你们公安局有多少警察？”

李剑云回答道：“人数倒不少，有五六百人。但是只有一排武装警察是我军改编的，其余全是留用的伪警察，不一定靠得住。再说，他们都象散沙似的分布在各区街分所里，很难集中……”

姜亚泉向椅子上一仰，长叹一声，自语道：“看来，要唱空城计了。”

有的干部被姜亚泉的悲观情绪感染了，默默地低下头。有的人看着吴溉之，等待着省分委书记的决策。

吴溉之站了起来，看了看座上的干部，说道：“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要承认现实，亚泉同志说的有道理，我们确实要唱空城计了。不过，我们共产党最讲依靠群众，通化山城虽然兵微将寡，却有一支经过战火考验出来的干部队伍，有十四万翻身做主觉悟了的革命群众。只要我们干部积极行动起来，动员广大群众做好斗争准备，我们再争取时间，火速调回大部队增援，我相信一定能平息这场叛乱。”

刘东元也站了起来，说：“我马上打电话催调大部队，让他们乘火车赶回来平叛。”

吴溉之马上点头表态：“我同意东元同志意见。不过，杀鸡何用牛刀，只调回杨靖宇一个支队就够了。此外，我们也要规定口令和联络暗号，发放通行证。”

“我组织武装警察巡逻，维持地方治安秩序，发现可疑分子拘留起来，削弱敌人的暴动力量。”公安局长李剑云说出自己的想法。

吴溉之突然想到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的大老婆婉容最近从大栗子接到通化。为了安全，暂时把她寄宿在公安局大楼办公室里，便对李剑云说道：“你们那儿还有位皇后，一定要保护好哇！”

李剑云点头：“我会妥善安排。”

姜亚泉见军警两家发表了意见，自己是行政公署的头头，也应该表表态度，便说：“我们飞机楼里大部分是没有扛过枪杆的文职人员，让他们写写算算还可以，要说拿枪打仗可没有十分把

握。司令部能不能给我们派点兵来保护一下呢？”

刘东元苦笑了一下，说：“我说过，我一个警卫连，他们要守卫司令部机关，还要执行临时任务，根本抽不出人来支援你们行政公署。不过枪支弹药可以保证供应，你要多少就给你们送去多少。”

“你把机关干部先武装起来，然后通知工会、商会的自卫队保护好工厂和商店。”吴溉之接过话茬说道。

“我……”姜亚泉为难地皱了皱眉头，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大红请柬放到大条桌上，说道：“我今天晚上还要出席商会在宴宾楼举行的春节酒会呢。”

刘东元看也不看那张请柬，用鼻子哼了一声，说：“这个时候摆酒请客，恐怕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你是一署之长，不宜离开指挥现场，这个宴会还是借故推脱算了。”

姜亚泉用询问的目光望着吴溉之。

吴溉之拿过请柬仔细看了看，又从自己的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红纸片，说：“我这儿也有一张请柬，可不是去赴宴，而是去看戏。”

李剑云把红纸片接过仔细看过后，说：“我同意东元同志意见。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时候，又是这种场合，吴书记还是不去为妥。”

吴溉之赞许地点了点头，说：“你们俩的分析有道理。不过，正因为敌人今晚要闹事，这两张请柬就另有一番意义了。如果我和亚泉不去赴约，敌人可能有所警觉。所以，我们不能打草惊蛇，要稳住敌人，更要掌握敌情，我有个想法，我俩照常赴约，怎么样？”

吴溉之语音刚落，干部们七嘴八舌，各抒己见，争得面红耳赤，很难统一。不知不觉间，墙角的大立钟“铛铛铛铛”敲响了四下。

时间不容许他们再争论下去了。由吴溉之拍板，由刘东元、李剑云、姜亚泉献策，一个完整的平叛方案形成了决议，大家分头行动去了。

第四回 沈股长将计就计入虎穴 纪武官收枪缴枪出法网

刘东元回到司令部就进行了备战部署。他命令一排长装一车武器弹药送到飞机楼，交给行政公署民政处长杜平斋。命令二排长装一车武器弹

药送到联合会小楼，交给省委组织部长刘军。命令三排长装一车弹药送到发电厂交给工人自卫队队长李师傅。各排长领命出去之后，刘东元拿出臂章向沈凯、茹夫一、警卫连张连长三人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番，三人也依计行事去了。他便和留守司令部的战士们装沙袋、设鹿砦，和参谋部、作战部的干部们铺地图、画标志，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将近五点钟，夜幕便降临了山城。玉皇山树木模糊，怪石峥嵘，象个庞大的野兽雄踞在浑江岸边。通向山顶的雪路上一辆罩着帆布篷的大卡车象个蜗牛似的慢慢爬行，带着防滑链条的车轮在冰雪路上转动着，车轮两边是山沟峡谷。汽车驾驶室除了司机之外，还坐着身穿新衣服的沈凯和换上便衣的茹夫一，车厢里装着几只长条木箱。

卡车行驶到山顶玉皇庙山门前停下，沈凯跳下汽车，警惕地四下望了望。

山头柏树参天，巍峨的玉皇庙坐落在山顶的平地中央，围墙是随着山势修筑的，象一条巨蟒把庙宇盘据在悬崖峭壁之上。唯一入庙的通路是那座山门，如今却紧闭着，庙里不见烛光香火，不闻钟响鼓鸣，黑沉沉的、静悄悄，仿佛是一片坟地。

突然，哇的一声惨叫，沈凯吓了一跳。他抬头看去，只见一只宿巢的乌鸦从树上惊飞而去。沈凯稳定一下慌乱的心绪，走到山门前，有节奏地叩打着青铜门环。

大约有一袋烟功夫，吱的一声，山门半开，一个光头麻脸的小和尚手提灯笼探出身来：“阿弥陀佛，施主叩打山门，不知有何善举？”

沈凯赶忙抱拳揖礼答道：“信男沈凯前来进香拜佛。”

“香火可曾带来？”

“小师傅请看。”

小和尚顺着沈凯的手指，看了汽车一眼，面露喜色，遂侧身让路，说道：“施主请进。”

沈凯跟着小和尚走进山门，穿过香火池，绕过钟鼓楼，走到正殿门前。

殿门无声地开了，在昏暗的烛光下，泥塑的神像显露着狰狞的面目。

小和尚躬身说道：“施主请进。”

沈凯迈步走进殿门。

殿堂里只有神像，没见到人影。沈凯正在疑

惑，殿门咣当一声关上了。他吃惊地回头望去，只见殿门旁有两个端短枪、戴臂章的暴徒正怒目横眉向他逼过来。

一个暴徒突然问道：“口令？”

沈凯沉着地回答：“山和川。”

“信号？”

“大火狼烟。”

突然，从神像后面蹿出四五个手执刀斧的暴徒，他们象一群恶狼猛扑上来，抓住了沈凯，七手八脚地把他捆绑在殿柱上。

沈凯挣扎着说：“各位别误会，我是……”

“哈哈……我们没误会。”一个身穿黄呢大衣的人物从阴影里走出来，他尖嘴猴腮，大蒜头鼻子，嘴里叼着烟卷，围着沈凯审视了一圈，最后坐在佛像前的椅子上说：“我知道你是三姑的乘龙快婿，共军后勤部军械股股长沈凯先生。”

沈凯一看便知此人是匪首，便不卑不亢地说道：“既然知道我是沈凯，就该放开我！”

“凭什么放你？”

“凭我身上的证明。”

蒜头鼻子向大个子暴徒使个眼色，大个子走到沈凯身边搜查，从衣兜里找到那个臂章。

蒜头鼻子接过臂章看了一眼，说：“口令、信号都对，臂章也不错，可你这人我不相信，我问你，你今天下午到司令部干什么去了？”

沈凯见匪首知道他去过司令部，心里一阵紧张。但他马上镇静下来，用刘东元向他交待的话回答道：“我奉岳母之命送枪，八百条枪你是能背得动还是能扛得了？我到司令部去搞一部汽车。”

蒜头鼻子两眼闪着狐疑的凶光，恶狠狠地说：“我看你是去告密。”

“噢，看来老兄是信不过我。请弟兄们把汽车上的箱子抬进来，我去告密还是搞车，打开箱子一看便知。”沈凯说完，便扬头不理他们。

蒜头鼻子便对左右暴徒吩咐道：“抬箱子。”

众暴徒跑出殿去，不一会儿工夫，茄夫一、汽车司机和几个暴徒就把几个长条木箱抬了进来，放在殿堂地中央。蒜头鼻子指挥大个暴徒用刺刀、斧头撬开一个木箱，木箱里装着十几支崭新的三八大盖步枪，枪筒上的黄粘油在灯火下闪亮。

大个子暴徒从箱里拿出一支步枪，熟练地拉开枪栓，从兜里掏出一联子弹，压进弹仓，哗啦

一声，推弹上膛。

沈凯立即提醒道：“兄弟请注意，千万别走火，夜静枪声传得远，引起麻烦可就误了大事。”

蒜头鼻子见到了枪，听了沈凯的关照，疑虑顿时消失。他干笑了几声，说道：“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误会，误会。请沈股长海涵。”说着，亲手给沈凯解开了绳索。

沈凯活动一下被绑得酸麻的双臂，宽容大度地说道：“没什么，不打不相识！”

小暴徒们在桌子上摆下了四只烧鸡，六个膀蹄和两瓶子白酒。沈凯明白了暴徒们摆鸡是图个大吉大利，万事如意；六个膀蹄，是六六大顺的意思，这帮家伙还挺迷信呢！蒜头鼻子命令大个子暴徒持步枪在殿门口守卫，其他暴徒有的坐在桌边，有的坐在木箱上，开始吃喝起来。

沈凯被让到首位，茄夫一和司机站在沈凯的身后。

蒜头鼻子端起一碗酒，送到沈凯面前，说：

“沈股长不要见怪呀，共产党诡计多端，兄弟不见真佛是不敢上香啊！来，敬你一杯，算我赔礼了。”

沈凯接过酒碗，笑了笑，说：“兄弟我很佩服大哥的谨慎和精明。不过，我至今还不知道你台甫怎么称呼，以前在哪里致公？”

“我呀，哈哈……”蒜头鼻子笑而不答。

一个小个子暴徒凑到桌前，扯下一条鸡腿，炫耀地说：“我们这个头，是大名鼎鼎的纪武官，半年前，还是康德皇帝的心腹随侍呢！”

沈凯听罢，心里骂道：“原来是个汉奸走狗。”但口里却恭维道：“哎呀，随龙伴驾，真了不起呀！”

这里要交待一下，一九三二年溥仪在伪满洲国执政时，这个纪武官从天津跑到长春给溥仪当差。开始他只是在外廷扫院子的一个勤杂工。有一年秋天，他正在宫内的西花园凉亭旁打扫，看见溥仪和婉容走过来，赶紧面朝外站定回避，等待皇上和皇后过去。谁知溥仪和婉容竟坐在凉亭里说说笑笑，穷聊了一个多钟头，蒜头鼻子就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个多钟头。溥仪渴了，叫随侍送来一杯茶，这时，这位近视眼皇上才发现旁边站着一个人。他和皇后的私房话被奴才听去了，心里很不痛快，真想训斥他一下，可又找不出岔来，人家是面朝外一动不动地站着，完全遵照宫

内府的规矩。溥仪望着手中混浊的茶水，生出一个怪念头。这杯茶里要是有毒怎么办？干脆赏给这根活木头。如果杯中真有毒，可以抓他当替死鬼，要是没毒，一杯御茶赏奴才，奴才敢不用心效命吗？于是溥仪把蒜头鼻子叫过来，说：“我念你一片赤诚，站了这半天了，赏你一杯茶喝。”

蒜头鼻子受宠若惊，扑通跪在地上叩了三个响头，说道：“奴才谢皇上恩典。”然后，双手接过茶杯。

婉容看透了溥仪的心事，凑上前来打趣地说：“你不怕这是一杯毒茶把你药死吗？”

蒜头鼻子不慌不忙，坦然说道：“皇后所言差矣！如果是一杯毒茶，奴才更愿意饮下，代君受过，替君辨人，这是做奴才的本分。”说罢，一仰脖子，咕通咕通把茶喝了个精光。

溥仪被他的忠心感动了，觉得自己不该用这种方法教训他，为了赎过和收买人心，溥仪将他从外廷调进内宫当贴身随侍。蒜头鼻子为报答皇上知遇之恩，改名叫纪恩，从此，他的真实姓名就被人淡忘了。一九三五年，溥仪东渡日本朝圣天皇，纪恩是个随侍，不够出国资格，溥仪大笔一挥，写了一张委任状，任命纪恩为少将武官。他这个少将没有一兵一卒，是给皇上端菜盛饭。半年前，日本鬼子投降了，他跟溥仪一家逃到大栗子。后来溥仪出走被苏联红军俘虏，纪恩就负责护理溥仪的家属。年前，婉容被八路军接到通化，纪恩就和通化的国民党挂上了钩，国民党说他有代表性，动员他参加暴动。他也觉得自己当了十多年的武官，还没有领兵打过仗，这回可有了用武之地了。于是自愿请缨，担任了暴动的后勤部长，负责筹集枪支弹药工作。

纪恩见小个子向沈凯介绍自己，脸上露出了喜色，他呷了一口酒，指着身上的衣服说道：“你看我这身将校呢，地道的东洋货，这就是宫内府护军武官的大礼服。皇上两次去东洋，都叫我陪着，干什么？尝膳。什么叫尝膳你不懂吧，就是皇上吃的山珍海味我得先尝头一口。咳，好汉不提当年勇了，如今是龙困沙滩，凤入樊笼，皇上被俄大鼻子掳去了，皇后又叫共产党监押在公安局里。今天夜里举事，我就要救出皇后，保全皇上的金面龙颜。”

沈凯试探着问：“怎么？今晚还攻打公安局吗？”

纪恩用鼻子哼了一声，狂妄地说道：“公安

局算什么？小菜一碟。咱们还要攻打司令部、攻打行政公署。把共产党的首脑机关统统砸烂。”

茹夫一仔细听着，默默地记在心里，他努力从纪恩的谈吐中发现敌人的更大阴谋。

沈凯凑到纪恩跟前，故作亲昵地说：“纪武官，打这么些目标，就咱们这几位弟兄，行吗？”

“人少能用八百条枪吗？咱们的人，海了，有……”纪恩自觉失言，赶忙收口，说，“咱们不说这个，来，喝酒，祝沈股长高升？”

“我有什么值得高升的？”

“你献枪有功，事成之后，你就不是股长了，最低也弄个师长旅长干干！”

“什么驴掌马掌，我全不要。”

“噢，你要小老大！”

“什么小老大！”沈凯不解地问。

纪恩狡黠地眨了眨眼睛，笑着解释道：“就是小花姑娘、老绵羊票、热河大烟土哇。”

殿堂里响起一片奸笑声。

茹夫一见纪恩东拉西扯，不会再讲什么情报了。时间不早，不宜再周旋了，于是，他偷偷插了一下沈凯。

沈凯会意，手端着酒碗，说道：“纪武官，我要你跟我走一趟。”说罢，将酒碗向纪恩的脸上一摔，顺手拔下了他腰间的手枪。

茹夫一和汽车司机同时拔出手枪，逼住两个暴徒，齐声怒吼道：“不准动，都举起手来。”

纪恩方知上当，急得一脚踢翻条桌，酒菜碗滚了一地。他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酒水，嚎叫道：“翻车了，炸窑子！”一句黑话出口，暴徒们从惊呆中醒过来，反扑上来，与茹夫一、沈凯搏斗。守殿门的大个暴徒端起步枪向沈凯瞄准、扣动板机，谁知枪打不响，他拉下枪栓一看，枪栓里根本没从撞针。大个暴徒气得哇哇直叫，他挥舞着枪杆向沈凯脑后砸去。

这时，殿门被踢开，张连长带领一队战士冲进殿堂，他举起匣枪，叭的一声击毙了大个暴徒，高声喊道：“你们被包围了，谁再动，谁就如此下场！”

纪恩和匪徒们见大势已去，只好乖乖地举起手，做了俘虏。

张连长命令战士们把俘虏捆绑起来。茹夫一带几个战士对殿堂进行了仔细的搜查，拿到了臂章、文件和作战命令等许多重要罪证。

沈凯和两个战士搜遍了左右配殿和东西禅

房，没有发现那个麻脸小和尚。

“跑不了他。”茹夫一安慰沈凯，将缴获的文件装在大背兜里，便让张连长押解俘虏回司令部。

那辆帆布篷卡车亮着车灯，沿着玉皇山陡峭的坡路小心翼翼地向下驶去。帆布篷里，纪恩和他的喽兵们手臂被捆绑着，并排坐在长条木箱上。张连长和战士们端枪坐在俘虏的对面。

茹夫一沈凯坐在驾驶室里，仔细观察着路面。突然，发现一株枝繁干粗的榆树被人锯倒，横在山路上。司机猛踩刹车，随着尖啸刺耳的制动声，汽车停下了。

坐在帆布篷里的人们被紧急刹车弄得立脚不稳，大家跌撞在一起。纪恩见有机可乘，跳下汽车，就地一滚，滑进了路边的山沟去了。

“俘虏跑了！”有人喊了一声。

张连长从战士身上爬起来，跳下车，举起匣枪就要射击。

跳出车门的沈凯见状喊道：“不要开枪，司令员不是指示捉活的吗！”说完，他纵身跳进山沟，追赶过去。

第五回 姜专员只身勇赴鸿门宴 李局长好心难劝伪皇娘

根据联防会议的决定，姜亚泉奉命赴宴宾楼的酒宴来了。他认为自己吃酒比沈凯深入匪窟还难。沈凯有茹夫一和汽车司机跟在左右，有张连长率兵暗中保护，而自己却不带随员，单枪匹马独立作战，真是凶多吉少，生死难料啊！但他还是坚决执行决议，把行政公署的备战工作向民政科长杜平斋交待后，便刮胡子，擦皮鞋，穿新衣，将手枪顶上子弹关上保险放在内衣口袋里，就来到了宴宾楼。

宴宾楼里彩灯高照，字画满墙，鸡鸭肉鱼，堆满餐桌。通化商界名流、济济一堂。东道主商协会会长、玉丰厚赵经理迎上前来，拱手说道：“姜专员公务繁忙，今晚能出席宴会，真是赏脸。敝人代表通化商界同仁，表示热烈欢迎和深切的谢意。”

赵经理说完，餐厅里便响起了一片热烈的鼓掌声。

姜亚泉努力控制住感情，微笑着回答道：“蒙各位先生抬爱，姜某有幸参加这种宴会，谢谢了。”

姜亚泉入首席，赵经理陪坐在侧，众宾客落座，举杯动箸，吃喝起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餐厅里的空气本应该活跃起来，但因姜亚泉心里有事提不起精神，很少说笑，使宴会气氛冷清拘谨。各商号的老板经理不敢高声喧哗，只能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玉丰厚的帐房先生，那个戴近视眼镜的瘦老头站起来，走到姜亚泉身边给他斟满酒，说道：“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姜专员既是有功之臣，又是一方父母。来，我敬你一杯，干！”

几个商人赶忙站起来，也举起手中酒杯，说：“姜专员，请！”

姜亚泉皱了皱眉头，推委地说：“我不胜酒力，实在抱歉。”

赵经理见姜专员驳了自己帐房先生的面子，有煞宴会风景，便出面打圆场，说：“姜专员，这是驰名中外的通化葡萄酒，醇香爽口，绵软不烈，度数很低，营养很高，喝下去清心明目，活血提神，不会醉的。”

赵经理念了一大篇生意经，姜亚泉意识到自己失控露相了，这不符合吴溉之给他规定的不露声色，虚于周旋的基调，他决心缓和一下尴尬的局面，借高上驴地说：“噢，通化葡萄酒有这么好处，我真得品尝品尝，来，大家同饮！”

“请！”众商人举杯。

饮完这杯酒，几个不明其中缘由的商人凑在一起议论起来。

“这么丰盛的酒席，专员怎么不开心呢？”

“人家是共产党，跟咱们这群商人坐一起，能高兴吗？”

“共产党也是人，也得吃饭拉屎，哪有见酒不喝，见肉不馋的呢！”

“你知道个屁！专员的家眷在山东，时值佳节，他是倍思亲哪！”

“一群公鸡有什么意思，若是叫几个大姑娘小媳妇来陪酒，准能刺激起专员的胃口来。”

“你他妈的真邪啊！”

“哎，共产党人也是人，也得有七情六欲呀！”

几个商人发出一阵浪笑。戴近视眼镜的商人听见议论，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笑容。

在龙泉大街路东、玉带河的桥头西南，有一幢青砖红瓦的两层小楼。楼外是一圈架着铁蒺藜和电网的围墙。这里便是通化市公安局。

李剑云开完公安局紧急会议后，又再三对治安科长杨明吩咐道：“你带一个班到街上巡逻时，要特别注意日本人居住区，有什么异常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然后，李剑云到秘书室找到女秘书黄英，一同来到婉容居住的宿舍。

这是一间有十二平方米大小的办公室，办公桌已经靠了墙边，靠窗下是用椅子和木板临时搭成的板铺。板铺上铺着草垫子和被褥。伪满洲国皇后婉容正面朝里背朝外地躺在板铺上，对着烟灯在抽大烟。她的老女佣二嫫替她烧烟泡。

屋里青烟缭绕，雾气腾腾，小黄走进屋就觉得喘不过气来，烟味呛得她不住地咳嗽。

二嫫听见咳嗽声，抬头看见来人，便对婉容说道：“启禀皇后主子，李局长来了。”

婉容放下烟枪，在二嫫的帮助下慢慢转过身，坐起来。

李剑云以前在沈阳做地下工作，看见过皇后的真影，那照片上的婉容梳着两把云鬟，云片两端系着长长的丝绦，中间有两朵绢花、一顶由珍珠编成的凤钗。她身穿官服，项带朝珠，背挎绶带，胸戴勋章。杏眼秀眉，朱唇玉齿，显得端庄高贵。今夜，当这位皇后转过身来，李剑云才看清，铺上坐着的是一个枯瘦如柴的女人，她目光呆滞，脸色青白，二寸来长的头发竖着，上面还沾着草屑。她身上穿一件又皱又脏的旧睡衣，也许是长时间没洗，已经难辨睡衣原来的颜色了。

“李警官，坐吧。”婉容有气无力的说着，露出被大烟熏黄的牙齿。

是谁把那个如花似玉的皇后折磨成现在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李剑云清楚，是清王朝实行的万恶的封建制度，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罪恶的侵略战争。他抑制住不平的心绪，说道：

“不坐了。我来告诉你们一声，今夜外面有暴乱。为了你们的人身安全，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把你们转移到地下室去住。”

婉容好象没有听见李剑云的话，两眼失神，呆呆地望着墙壁。

“局长请你们搬到更安全的地方去住。”黄英重复一遍，走到铺前去收拾被子。突然，婉容惊叫一声，发疯似的抢过被子，躲在墙角里，浑身颤抖地说道：“不！你们要枪毙我，我不走，我死也不离这屋！”

一片好心遭到了歪曲误解，黄英气得眼里冒

火，脸色绯红。但她还是耐着性子劝说着：“这完全是为了你们好。我帮你拿东西，走吧。”

“不！不走，你们要打死我，就在这屋里开枪吧。”婉容大哭大闹起来。

二嫫劝不住婉容，转过身来跪在李剑云面前央求道：“李局长，皇后主子有病，她不愿走就算了，你们不要再逼她了。”说完，竟磕起头来。

李剑云望着眼前这一幕闹剧，强压怒火，对二嫫说道：“这样吧，既然她不愿意离开，我们也不勉强。不过请你们记住，外面有暴乱，你们不要怕，更不要动，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呆在屋里，要是到处乱窜，出一差二错由你们自己负责。”

“是，是。好，好！”二嫫不迭声地答应着。

李剑云和黄英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婉容的房间。

杨明和警长耿光甲带领几名武装警察从公安局出来，前往日本人居住区巡逻。正月初一夜，龙泉大街两旁家家户户彩灯高挂：有宫灯、纱灯、走马灯，有荷花、五星、白菜灯，还有杨靖宇抗日灯，八路军大战平型关灯和关东军投降灯。街上漫步着许多看灯的人。大家有说有笑，指手划脚，尽情享受翻身做主人的幸福。看见这欢乐的景象，杨明的心情更加沉重了，幸福的人们呵，知道今晚将有腥风血雨的袭击吗！

在通化市西北的山坡上和沟谷里盖着一排排小巧低矮的木板房，这便是日本的居民区。这里的居民是日本国变中国东北为他们的王道乐土时移来的日本平民百姓，是满洲国时代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殊居民。“八·一五”光复之后，这里的居民成份复杂了；个别战争狂人在这里匿居，一些投降的日本军人在这里滞留，八路军到这里搜捕过逃犯，白龙马一伙也闯入这里抢东洋货，这里又成了是非之地。虽然今天是春节，这片土地却象坟墓一样，黑沉沉，死寂寂，个别木屋里透出的微弱灯光，象鬼火一样幽暗。

山坡上有一座大木板房，房内点着昏暗的油灯，灯下摆着一张小几，几上摆一碟小菜，两只酒杯，一个身穿旧军服的青年和一个身穿破旧和服的中年男子跪坐在小几两端。正中坐着一个中年女人。

那青年军人两眼失神，一脸愁容，哀怨的歌

声从他嘴里哼了出来：

项带餐巾要吃饭，
低头看见空饭碗。
脚踏泥水要插田，
低头看见秧苗干。
《四谷怪谈》今重演，
谁是民谷谁是阿岩？〔注〕
抬头问天天不话，
雪花飘落樱花残……

青年军人唱罢，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

中年人抢下他的酒杯，劝道：“别自己折磨自己了！本岗，别喝了。”

那个叫本岗的青年军人颓伤地说：“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天是与非……”

那中年人说：“还是往好处想吧。仗打败了，但人还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听说外务省正跟国民政府办交涉，就要引渡我们回国了。”

本岗听到这话，眼睛一亮：“新仓君，你这话是真的？”

新仓重重点了点头：“是真的，只要回到祖国，你就可以和樱子结婚，过那种插苗吃饭的田园生活了。”

本岗眼里闪着渴望的光芒。

突然，响起了急促地敲门声。

中年妇女战战兢兢地开了门，一个老人出现在门口，他对着本岗说道：“你躲在这儿喝酒唱歌，好清闲哪！樱子家来了两个八路军，拿枪逼着樱子去贵宾楼给共产党的专员陪酒！”

本岗听到这个消息，惊得目瞪口呆，重重地跌坐在地上。

中年妇女吓得一边擦眼泪一边说道：“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前两天近藤家的芳子也叫人传去陪酒，至今没回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呀！”

新仓深深叹了一口气，说：“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嗐，谁让咱们是战败国了……”

本岗猛地跳了起来，瞪着眼睛，攥着拳头，吼道：“真是欺人太甚，我去跟他们拼了。”说完，冲出了房门。

〔注〕《四谷怪谈》是日本歌舞伎剧目。写一个名叫民谷伊右卫门的浪人，由于贪婪成性，致使他的妻子阿岩忧愤而死。阿岩的鬼魂缠住民谷，使民谷自行毁灭。

第六回 敌情变当机立断用计是男儿 人情在柔丝难割陪酒有女人

司令部办公室里的电话铃不停地响着，各条备战应变命令，从这里发出，各地出现的敌情向这里集中，参谋们忙着打电话，写记录，画标志，工作紧张忙碌而有条不紊。

刘东元吸着烟，望着墙上的三针电表出神。时间象流水似的悄悄过去了，可沈凯他们还没有回来，他在担心，他在焦急呀！

茹夫一和沈凯终于出现在门口，刘东元扔掉烟蒂，迎了上去。

茹夫一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说：“第一方案进行得很顺利。玉皇山上的匪巢捣毁了，抓到了俘虏，缴获了战利品。”

茹夫一拿出一个臂章递了过去。

刘东元接过臂章一看，这臂章和沈凯那个大小式样差不多，上面却印着“暂编东边地区部队”字样。

沈凯走上前说道：“从这股敌人佩戴的臂章来看，参加暴乱的绝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一支庞大的正规军。”

“还有什么佐证吗？”刘东元问道。

“有。”茹夫一说着，从挎包里拿出一张纸递了过去。

刘东元接过纸片细看，上面写着：

暂东地军作命第三号

暂编东边地区军事部作战命令：

一、人类史上未有之大战争终以来，共产军各地弥漫，其兵力也渐次增加。我今以通化地区为据点，作消灭共产军和迎接大接收之准备。

二、暂编东边地区军事委员会为消灭共产军，特确定主要攻击目标如下：

1、龙泉旅社之司令部

2、飞机楼之行政公署

3、市公安局以救人犯

三、玉皇山后勤部负责筹集武器，交作战部队使用。

四、与国民党地下党员密切联系，统一行动，并仰以供给所需材料及物资补给运输工作。

五、在通化之各队均归我部直轄指挥，击灭所负责目标共军后，则担任东边地区之

防卫。

六、我在通化军事部。

曾编东边地区军事部长田友

康德十三年二月一日

昭和二十一年二月一日

看完这张作战命令，刘东元知道敌人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组织严密，野心勃勃。从命令的口气和年号来看，暴乱肯定有日本人参加，这位军事部长田友是何许人也？需要马上审讯匪首，弄清敌人全部阴谋。

“马上审讯匪首。”刘东元果断地说。

沈凯难过地低下了头，说：“匪首叫纪恩，是个铁杆汉奸，在押回的路上逃跑了。”

刘东元听罢，心里一愣。他知道这会给平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抑制住烦乱的心绪，说道：“看来，得执行第二方案了！”

“管它第几方案，事不宜迟，司令员快下命令吧！”沈凯急得嚷了起来。

刘东元走到沈凯面前，拍着他的肩膀，笑着说：“这个方案，就是让你这个新郎回洞房去。”

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怎么让自己回洞房呢？沈凯不解地看着刘东元。

“别急，还有茹夫一同志陪你去。”

茹夫一睁大眼睛：“我陪他入洞房？”

“不，沈凯去会新娘子，你去请他的丈母娘。”

茹夫一醒悟过来：“是马上逮捕沈淑珍？”

刘东元点了点头。这就是吴溉之在联防会议上制定的第二方案，如今纪恩逃脱，情况紧急，必须逮捕沈淑珍进行审问了。

刘东元见沈凯默不作声，以为他有什么顾虑，便问道：“去抓自己的丈母娘，你的感情一时转不过来吧？”

提起感情二字，往事浮在沈凯的眼前：

沈凯十五岁那年，有一个叫滕田宝彦的日本军官带着一队关东军到大通沟清乡。沈凯的家住在屯子边上，敌人硬说他们私通抗联，一把火点着了草房。沈凯的妈妈从大火中跑了出来，被两个日本兵抓住，拖到柴禾垛后面轮奸了。妈妈羞愤已极，破布衫往脸上一蒙，投下了深井。在山坡上干活的父亲闻讯赶回来，手抡镐头要跟鬼子拼命，被滕田宝彦开枪打死了。失去双亲的沈凯流浪到通化，在公益涌油坊打短工。活累吃不饱，有一次他饿得眼冒金花，偷吃了两疙瘩豆饼，被沈

淑珍用长杆烟袋劈头盖脸一顿刨，打得沈凯鼻青脸肿，嘴角流血。他心里明白，在沈淑珍的眼里，他不过是个穷苦力，要不是自己参军入党，手中掌管了一点权力，要不是她想收买自己搞暴动用的枪支，她是不会成全自己和于兰的婚姻的。想到这，一股被愚弄的愤恨之火在沈凯心中燃起，他对刘东元说道：“司令员，如今沈淑珍已经成了暴乱的头目，我和她的敌我关系已经明确，没有什么感情可言，你放心吧。”

刘东元上前握住沈凯的手，说：“公而忘私、大义灭亲，你是个好同志。”

沈凯、茹夫一率领几名战士离开司令部，向公益涌油坊扑去……

在西山坡下的一间小木屋前，一个姓关的自卫军文书率领一名战士等候在板门前。

黑暗中，本岗匆匆走来，被关文书拦住了：“你要干什么？”

“我要进屋。”本岗没好气地答道。

“樱子小姐要去陪酒，她正在换衣服。小姐吩咐过，谁也不准进去。”关文书堵在门口说道。

“我是他的未婚夫，你们闪开！”本岗一把推开关文书，冲进屋去。

屋里灯火昏暗。樱子梳了一个高高的发髻，穿上她最喜欢的浅花和服，跪在神像前做最后的祈祷。她在神像前祈祷完毕，从腰间拔出了短刀。这种日本妇女佩戴的短刀叫做守刀，顾名思义，是守身护贞之刀，遇到奸人施暴，可以抽刀自卫，如自卫不力，也可以挥刀自戕。她看了看寒光闪闪的刀刃，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举刀的手颤抖着，向自己的下腹刺去。

冲进屋里的本岗见状大惊，一步上前，夺下守刀，哭喊道：“樱子，你不能啊……”

樱子见是本岗，一头扎到他的怀里，哭诉道：“本岗哥，我不能去做对不起你的事，不如一死干净……”

“真是欺人太甚！”本岗愤怒已极，手举守刀就要拼命。

关文书手举匪枪站在门口，恶狠狠地说道：“小鬼子，你再上前一步，我就毙了你！”

“本岗，你不要这样。”樱子上前护住本岗，对关文书说道，“长官请门外等候，我这就跟您走。”

关文书得意地退出门外。

本岗扔掉守刀，颓伤地蹲在地上。堂堂五尺男儿，救不了自己的未婚妻，他诅咒这场战争，他痛恨自己的无能。

樱子从地上拾起守刀，揣进怀里，对本岗深情地看了一眼，扭头走出房门，向坡下走去。

关文书和战士追了上去。

望着樱子那瘦弱的身影消失在黑漆漆的夜色之中，本岗顿足捶胸，爬在地上痛哭起来。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本岗觉得屋里有人，他抬起红肿的双眼，只见新仓坐在他身边。

“新仓君，这可怎么办哪！”

新仓的脸色铁青，他猛地抓起本岗，说：“跟我走，我有办法替你报这夺妻之恨。”

新仓拉着本岗走出屋门。

第七回 兵临城下老书记稳坐剧场 弹出枪外新娘子血溅洞房

在东昌大街北面街口，紧挨着电业局变电所有一个同乐园剧场。剧场门前灯火通明，人影晃动，卖花生、瓜籽、冻梨、冰糖葫芦的小商贩们在高声叫卖。剧场门前的墙壁上贴满了大红纸，纸上用金粉写着海报：欢庆胜利春节，名角献艺山城，马连良“扶风社”台柱张洪福主演《失空斩》。

观众急忙拥进剧场。从大街上来了一伙人，为首的一人年纪有四十七八岁光景，瘦高的个子、黑豆眼、鹰钩鼻子、尖嘴巴。他的身后跟着七八个穿着学生制服的青年人。

这伙人走到剧场门口，有一个青年亮出大红请柬，看门人哈腰点头，说：“欢迎孙院长大驾光临。”

这个孙院长名叫孙际虞，是通化教育界的名流。早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理科，从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当上了市立佟江中学教务主任，后又爬上省立王道书院院长的宝座。他的学生遍布通化各地，可谓桃李满天下，在通化是一个颇有威望、举足轻重的人物。

孙际虞走进剧场不久，矮胖的剧场李经理出现在门口，向守门人问道：“建国联合会的吴会长来了没有？”

守门人摇了摇头。

就在这时，吴溉之一行三人出现在路口，李经理热情地迎上前去。

吴溉之歉意地笑了笑：“我一步来迟，让李

经理久候，实在抱歉。”

“哪里，哪里，吴会长能出席今晚的文艺晚会，就是我们的最大荣幸。请。”

李经理前头带路，来到剧场门口，他向守门人报以胜利的微笑，将吴灌之等人让入了剧场。

剧场里锣鼓叮咣，琴声悠扬，舞台两侧各挂一盏大吊灯。台上正在演出京剧《空城计》，用布画的城墙竖在下场门前，两个下巴上带白胡子、鼻梁上抹豆腐块的老军手拿条帚，坐在城门旁。城头上，两个侍童抱剑站立，诸葛亮头戴纶巾，身着道袍，长髯飘胸，端坐在城上。司马懿腰挂宝剑，手执马鞭站在上场门前。

吴溉之被李经理领到舞台下面的方桌前坐下。桌上摆着茶壶茶碗，还有瓜子水果。这剧场没有包厢，这方桌就成了高级雅座了。凡是请来的看客和买红票的观众都坐在这里。不用李经理介绍，吴灌之早认识挨着他坐的这位尖嘴巴学究叫孙际虞。他们寒暄之后，就专心看戏。

舞台上，诸葛亮抚琴吟唱：“闲无事在城楼我亮一亮琴音，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

坐在方桌后的绅士们有的在品茶，有的在嗑瓜子，有的闭目摇头手拍大腿在欣赏着韵味。

方桌后面是几排条凳，上面坐满了花少钱买白票的观众，吴溉之的两个警卫员就挤坐在条凳上。

诸葛亮一个高腔，观众中爆发出叫好声。

孙际虞拍了两下巴掌，转过脸来，十分内行地对吴溉之搭讪道：“洪福的嗓子高，担活，这句西皮原板气口冲，板头长，比他们社长马老板强过三分哪。”

吴溉之不想评论，便随声附和道：“这就叫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人背后有强人。”

“吴会长，你说卧龙先生真是大胆，竟敢设空城之计。”孙际虞话题陡转，提出问题。

吴溉之心里一愣，明白了对方的用意，便笑着说道：“不是伟大的军事家，怎能有如此胆量。”

“哼，什么伟大的军事家，我看是个冒险的赌徒。”

“孙院长真是独有见地，别忘了，孔明一生用兵谨慎，此计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他自己也承认，国家兴败，就在这空城一计了。”

“这位司马都督也是个胆小鬼，探马已经探明是座空城，他硬是不敢杀进去。”孙际虞又批